

凶手不止一个

1

离奇的凶杀案发生在雨夜，死者是一名 32 岁的女性，身材样貌姣好。

她的上衣被暴力撕烂，廉价内衣扣子甚至飞出窗外，想必临死前有剧烈的反抗，腹部有多处伤口，从伤痕上来看凶器应该是她屋内的剪刀。

从现场上来看，极有可能是一场入室奸杀案。

但屋内提取到数十人的指纹，加上接到报警后同事赶到时，现场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群众，甚至有几个小青年拿着手机去屋内拍照，把现场脚印及其它痕迹破坏的乱七八糟。

这是我第一次办凶杀案，看着拥挤的人群，心里有点忐忑，师父下车后把烟头踩在脚底撵了撵，拍拍我的肩膀：「不用紧张，先去疏散围观人群，别让他们把照片传到网上。」

我叫上几个同事，费了很多口水才让他们散掉。就在人群散尽的时候，一个相貌猥琐的中年人往楼道里走去。

这是一栋有年月的危楼，死者住在三楼，早就在楼道口拉了警戒线，那男人却弯着身子钻过去，快步上了楼梯。

我连忙追过去，对他喊：「喂，站住，等一下……」

我没能想到，那男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疯了似的往上跑。师父给我们说过，一见警察就跑的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分贝加大叫他站住，一脚迈三个阶梯，在三楼转角堵住他。

那男人见我已经追上来，猛地回头做出防御姿势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袋子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

「你……想干什么？」那男人嘴唇哆嗦的问。

「把东西放下，靠墙蹲着。」我直直地看着他。

这男人肯定和这件凶杀案有关系，直觉告诉我。

「我又没犯法，凭什么蹲着？」那男人闪躲着我的眼神，余光在瞟我的身后，估计想找机会跑。

「把东西放下！」

我向前一步，可能是我的动作刺激到他，他猛地扬起手中的袋子，我条件反射般反扭他的胳膊，把他整个人按在地上，他发出一声惨叫。其它同事听到动静纷纷赶过来，那男人嘴里用方言叽里咕噜一通乱骂，双腿还在乱蹬。我手上使劲，他又惨叫一声，不敢再动弹。

「小谢。」师父从现场走出来：「把他放了。」

「这个人有问题，乱闯现场，看见我就想跑。」

「把他放了，他是报警人。」师父说完这句话又进去死者的屋子，我把那个男人松开，看清楚他手上袋子里的东西，只是一些外卖。

那男人带着恨意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干，警察就可以乱打人吗，老子要去投诉你.....」

2

死者叫做苏晓，是一个失足妇女，被抓到的男人姓周，是苏晓的房东，就住在死者楼上。

三天前，姓周的男人闯入苏晓屋里，趁着酒意和苏晓发生了性关系。完事后苏晓找他要钱，这男人却不给钱，恬不知耻地说：「我把房子这么便宜租给你，你还要收我钱？」

苏晓有点气愤：「你租给别人都是八百，租给我要一千，怎么还算便宜？」

男人说：「你他妈两腿一张就是钱，收你贵一点怎么了，再说，要是别人知道你是干这个的，以后我这房子谁还租啊？」

苏晓拦住穿好衣服要走的男人：「你不能走，不给钱就别想走。」

男人一巴掌甩在苏晓脸上，苏晓整个人被打得摔在地上，男人指着她骂：「你还敢跟老子撒泼，这房子你还想不想住了，不想住明天就收拾东西滚蛋。」

苏晓被男人威胁的话语吓到，想了想还在读书的儿子，两眼通红的忍了下来。

她没能想到，第二天一早她却迎来更大的屈辱。房东的老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悍妇，体壮如牛声若洪钟，她在附近的小菜场堵住苏晓，扯住她的头发，疯狂地扇她脸。苏晓想反抗，但那女人力气实在太太大，她感受到嘴里的血腥味。

那女人打完后还不罢休，把苏晓的上衣给扒了。苏晓紧紧地护住自己胸口，那女人对着看热闹的人大喊：「大家都来看看嘿。这个臭婊子，租了我家的房子做皮肉生意，还勾引我老公，说陪他睡几次就抵房租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，一天没男人就痒的发慌.....」

那悍妇用下流又恶毒的言语侮辱苏晓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几个男人咂咂舌，眼光就像锥子盯着苏晓接近赤裸的上身。而那些女人，明明都不认识苏晓，脸上却充满恨意。

「你这种人啊，活在世上就是害人，还是早点死了好.....」

苏晓的头随着女人的手臂左右摇晃，在眩晕的视角里，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她十一岁的儿子，正背着书包站在人群中，神情淡漠地看着这一切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.....」苏晓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，她不顾头发的疼痛，一口咬在那女人的手上。那女人被咬的大叫，另

一种手不断锤苏晓的头，但苏晓什么都不管了，只是死咬着不松口。

直到几个人把她们拉开，那女人还像杀猪似的喊着，她被咬下一块肉来，连着皮挂在黑黝的手臂上，苏晓把外套慌乱地披在身上，就像被当街驱赶的贼，捂着脸往家里跑。

她的眼泪随风散落，有的洒在花上，有的坠入尘埃。

3

「我要感谢凶手咧，这种女人，早死早干净.....」那女人手上的伤还没好，骂骂咧咧地说。

「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到她的屋内？」师父问。

「那谁晓得，她就是个野鸡，乱七八糟的男人来得多了，我记得前几天，还看见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，和她在楼道拉拉扯扯.....」

「可以了，要是想到什么事，随时和我们联系。」师父把那个女人打发走，虽然她和死者有过节，但应该不是凶手，因为案发时她回了乡下娘家，听到他男人打电话才回来。

苏晓的屋内很干净，窗户玻璃和地面都没什么灰尘，可见她卫生做得很勤。

阳台上还有一盆水仙花，给这个幽暗的廉租房增添一丝温暖。

「师父，找到这个……」同事小幽把一些纸条递给师父。

那是一些欠条，上面有大大小小的指印，金额为五千到三万不等，不过怪异的是，借款人的名字叫「苏恒」。

「这个苏恒是谁，死者为什么要帮他还这么多钱？」我问。

「我们刚刚查了，是死者的哥哥。」小幽说。

「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怎么会没有？死者的手机呢？」

「这是一个疑点，死者的手机到现在还没找到，说不定是凶手带走了。但据我们了解，死者用的是一个非常旧的二手手机，市面价值不到两百元，但为什么凶手要拿走死者的手机，却没有带走柜子上的那两千多块现金？」小幽指了指柜子上的钱，被压在一个茶杯下面，虽不显眼，但稍微留心就能看到。

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联系到苏恒，就算他和这宗案件没关系，他也是死者的直系亲属，遗体的事情还是要他来处理……」师父静静地看着那盆水仙花，叹了口气说道。

两天前的傍晚，苏晓的哥哥苏恒找上门来。那是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，因为长期酗酒熬夜赌博，苏恒看上去像一个六十多岁

的老头子，头发白了大半，眼眶深深的凹下去，身形消瘦神情委顿，他又来找苏晓要钱。

苏晓说：「不是上个星期才给你两千么，你又去赌了？」

苏恒像个地痞坐在苏晓的门口，嘴里叼着一支廉价的烟，他露出可怜巴巴的表情：「想和朋友在街上卖点东西，没想到他被抓了，货也全部被扣了，你再给我几百，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了。」

所谓卖点东西，就是给别人销赃。

小偷偷出来的东西，他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，苏恒这辈子只会干这种下九流的勾当。

苏晓的脸还高高肿起，脖子上还有抓痕，她撇过脸说：「我没钱，你不要把我当银行，缺钱了就找我要，你四十几岁的人了还养不活自己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，你要不要脸？」

苏恒听到这话腾一下站起来，冲进屋子翻箱倒柜找钱。苏晓大叫着让他滚，苏恒却把苏晓推倒在地，终于在苏晓的床头柜里找到一千多块，揣进口袋就想走。

苏晓却扑上来抱住他的腿，她几乎是在恳求：「这些钱你不能拿，这是小信上辅导班的钱.....」

苏恒一脚把她踢开，面带憎恶地说：「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种，还上什么辅导班，要是没这个野种，爸妈也不会这么早死，老子也不至于混成这样。」

这是苏晓的致命伤，她浑身发起抖来。

苏晓读大二的时候，在校外打零工赚生活费，有一天晚上回学校的路上，被一个蒙着脸的男人给拦住。他手上拿着一把匕首，男人抢完苏晓的钱后，把她按在地上扒她的衣服。苏晓不断反抗，想要大声呼救，男人把匕首贴在她脖子边，冷冷地说：「你他妈再叫，再叫老子就杀了你.....」

男人虽然动作粗暴，却没有慌乱，可见这种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做。苏晓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冰冷，她不敢再出声，眼泪汪汪的恳求男人放过他。但歹徒怎么会收手，那是腊月份，苏晓就在一个小巷子的垃圾堆旁边，被歹徒强行夺走初夜。她闻到腐烂的气息，途中她忍受不住剧痛又哭出来，歹徒扼住她的喉咙，苏晓无法呼吸，嘴巴张到最大，苏晓看着稀微的星空，心里慢慢绝望起来。

「我要死了么？」

好在此时巷子外传来几个人的说话声，歹徒害怕暴露，穿上裤子快步跑远，歹徒跑了好一会，苏晓才恢复意识，她穿好衣服，跑回女生宿舍，宿舍里没有热水器，她就用冷水不断地冲洗自己的身体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被冻的失去知觉。

这件事成了她的噩梦，此后她再也不敢孤身一人走夜路，经常半夜惊醒，她也不敢对任何人说。但是三个月后，微微隆起的小腹让她的人生彻底崩坏。父亲因为这件事被气死，母亲也落下重病，在那个年代，未婚先孕是一件无比羞耻的事情，苏晓一家因为这件事成为笑柄，谁都知道苏晓怀了个野种。

苏恒虽然吃喝嫖赌无所事事，却是个大孝子，他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想把母亲的病治好，后来又到处借钱，但母亲终究是没活下来，母亲去世的那一天，苏晓挺着大肚子跪在灵堂前，来往的宾客指指点点，苏恒发了狂一般，对着苏晓拳打脚踢，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外面，苏恒对她吼：「滚，就是把爸妈气死的，带着你的野种滚出去.....」

苏晓一言不发，只是紧紧地护住自己肚子，任由苏恒打骂。

「该死的是你，你为什么不去死.....」这是母亲临死前，对苏晓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5

「昨晚九点到今早五点，你在什么地方？」我盯着面前的男人，他看见亲妹妹的尸体，眼睛里居然没有一丝意外和悲痛。

「在打麻将，有人可以为我作证。」苏恒边嚼槟榔边说。

「你妹妹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，或是跟你说过什么反常的话？」小幽边做笔录边问。

「谁管她？」苏恒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钱：「对了，她死了这些钱是不是就归我了，还有她的其它东西，都是我的了对不对？」

我的拳头勒紧，很想给他脸上一拳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顺着玻璃淌下来，就像来自天空的眼泪。

我看着床头柜上的那些照片，那些照片见证着苏晓的人生，几乎所有的照片，苏晓都是一个表情。她微抿着嘴，眼光直直的看着镜头，安静中带着一丝悲伤，唯独在一张合照，她露出了笑容。那是两个女人的合照，另一个女人挽着苏晓的脖子，苏晓嘴唇微微上扬，眼睛里有了一丝明亮。

「这个女人是谁？」我问小幽。

「我去查一下，应该是她的朋友吧？」小幽接过照片，急匆匆地往外走。

师父拍了拍我肩膀，示意我出去说话，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跟着师父走出去。

当了二十多年刑警，师父经历过很多大案子，脸上的每一道皱纹，都代表着他办案中的一次风浪。师父辈分很高，对我们这些新人却很耐心，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摆架子，有时候我们做错事，他也只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而不是严厉指责。

师父点燃一根烟：「有没有什么眉目？」

我说：「这件案子有点怪，好像每个和死者有关系的人，都希望她快点死，每个人都有作案动机，却偏偏都没有作案时间。」

师父用温和的口气说：「其实很多复杂的事情，背后都很简单，就像这个案子，找出凶手其实不算难。」

我心里一跳，问：「您有线索了？」

师父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他看着阴霾的天空，说了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：「但是，只会查案抓凶的警察，也是不够的……」

6

昨天上午，苏晓走了很远的路，找到开花店的周钰。周钰是苏晓的大学同学，是唯一知道她所有经历还和她做朋友的人。周钰个子不高身材偏胖，虽和苏晓同龄，看上去就像个中年大妈，周钰开花店的钱有一部分是苏晓出的，当初说好是合伙做生意，赚到钱就按比例分成，但花店的生意不温不火，苏晓也不好意思开口提钱的事情。

周钰见到苏晓后快步走出来，拉着她的手问：「你脸怎么了，谁打的？」

苏晓摇摇头笑：「没事儿。」

周钰仗义的撸起袖子，说：「你别怕，跟我说是哪个王八蛋，我去收拾他。」

苏晓有点感动，脸上笑意更盛：「真没事儿，会不会打扰你做生意？」

「瞧你说的，你多长时间来一趟。」周钰把苏晓拉进店里，给她倒了一杯茶：「上次送你的水仙，开花了没？」

「开了，蛮漂亮的。」

「下次你找个更大的房子，我跟你好好拾掇拾掇，保证跟你弄个漂亮的小花园出来。」

「小钰.....」苏晓涨红了脸，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。

周钰脸色一变，坐到苏晓身边：「怎么了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」

「你能不能.....帮我一个忙？」

「你说，只要我做得到。」

「能不能.....借我五千块钱？要是太为难就算了。」苏晓很谨慎，她害怕丢掉这段被她视若珍宝的友情。

周钰有点愣住，随即走到花店后的小房间苏。晓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她开始后悔自己的冒失，好朋友开店很不容易，应该想别的办法的。苏晓的身体慢慢颤抖起来，就在这时，周钰拿着一叠钱走过来，周钰笑着把钱塞到她手上：「店里生意不好，现在只有两千多块，你先拿着应急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」

「没事，剩下的我找别人问问，麻烦你了，我一定尽快还给你。」苏晓的眼眶微红。

周钰，也许是这个世界唯一还关心她的人了。

走出花店的时候，苏晓觉得心情好了很多，阳光从堆积的云层中洒下来，照在她浮肿的脸上，虽是一米阳光，却让她对这个世界重新燃起希望。

走到公交站台，苏晓突然发现自己手机落在花店，她自嘲般笑了笑，又赶回周钰的花店，正准备推门而入时，听到周钰和店里员工的交谈。

「妈的，那个臭婊子，开口就是五千块钱，她把我当什么了，真以为我们是什么过命的交情？」周钰的语气和刚刚判若两人。

「老板，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？」那个女员工问。

「我们上学就认识，她怀了男人的野种，上到一半就辍学了，后来又在街上碰到，当时我刚辞职，有开店的想法，就开玩笑问她要不要合伙，哪知道她一下子就拿出五万块钱，还说什么我是她好朋友，这笔钱啥时候赚到啥时候还。我心想这就是个白痴啊，就跟她套近乎，隔几天送她点东西，她动不动眼泪巴巴的，别提多恶心了……」

「她是干什么的？」

「干那个的」虽然隔着门，但能想象到周钰做的下流手势：

「以后看见她过来就把她轰走，就说我很忙去外地了。」

苏晓呆呆地楞在原地，就在此时，门被那个女员工拉开，周钰还保持着那副声嘶力竭谩骂的姿势。

刚刚露头的太阳又被云层掩盖，苏晓低着头，闻到了泥土的气息，一场大雨就要来了。

7

「这是你送给她的水仙，她照顾的很好。」师父指了指阳台上的话。

「切。」不屑的声音从周钰鼻子里哼出：「卖不出去的花，真让她养活了。」

「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」

「我哪样了？」

「你明明很讨厌她，为什么要装出一副朋友的样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种谎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？」

「哈哈，那只能怪她太蠢，再说了，我也没骗她什么呀，对了警官，昨天我在郊区进货呢，她的死和我可没关系呀。」周钰看着她和苏晓的合照，想要摆脱和这个人的关系。

我对这个面容可憎的女人毫无好感，转身走出大门，看着倾盆大雨砸在泥土上，大地应该是最坚强的存在，无论风吹雨打，日晒火烧，它都能很快的适应，永远保持着顽强的姿态。而人就脆弱的多，心里受一次伤，生命力就薄弱一分。

就在我走神的时候，一个瘦小的男孩子走进楼道，他背着破旧的书包，眼睛里没有一丝稚气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在他的眼神里感受到恨意。

他看见我站在苏晓的门口，脸上露出一丝慌乱，转身想下楼，我却把他喊住：「小朋友，等一下。」

他背靠着墙站住，沉默的看着我。

「你住在这里吗？」

「对。」他轻声回答。

「你爸妈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我没有爸爸，我妈妈叫苏晓。」

「轰隆隆……」天空传来惊雷声，他的书包开了一个口子，我看见里面有个旧手机，我大声喊着师父的名字，就如水池里的水被抽干，你才能知道水池中央的石头是什么形状，那个手机就像一台抽水机，它把所有的事情串联在一起，而那块被称作「真相」的石头，是我无法想象的存在。

8

两天前的晚上，儿子放学后还没回家，苏晓鼓足勇气，再次孤身一人走夜路，稍微一点风吹草动，几乎都把她吓得尖叫。

找了两个小时，终于在一个黑网吧找到儿子，儿子彻底学坏了，居然叼着烟头和一些初中生玩游戏，嘴里不停骂着脏话，苏晓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，她揪住儿子的耳朵，把他从椅子上扯下来。

儿子愤怒的喊叫：「你别管我，滚啊。」

苏晓压抑住心里的悲痛，语气平和地说：「小信，跟我回家。」

「没事儿阿姨，让他再跟我们玩会儿，待会我送他回去。」一个初中生站起来对她说。

那个初中生个子很高，声音像公鸭嗓，应该是正在变声期，苏晓心里一颤，因为她看到那男孩直直地盯着他的胸，眼睛里全是狡黠，那不是孩子的眼神，更像是嫖客的眼神。

「你是谁？」苏晓问他。

「我叫黎思勤，是小信的朋友。」初中生的话很礼貌，眼睛却在她身上扫着。

苏晓不再和他说话，强硬地拉住儿子的胳膊，几乎是拖出了黑网吧，儿子不停地用脚踢她的腿，眼睛里全是恨意。

回到狭小的出租屋，儿子冷冷地坐在地板上，低着头看不清表情。

「上床上睡觉，小心感冒了。」苏晓边挪被子边说。

「太脏了。」儿子铿锵有力地说出三个字。

苏晓的心一痛，脸上却挤出一个笑容，她坐在儿子的对面哄他：「小信，你要是想玩游戏，妈妈给你买一台电脑，你就在家里玩好吗，这么冷的天外面太危险了。」

「我不是喜欢玩游戏，我只是讨厌看见你。」

「妈妈都……」苏晓紧紧抿着嘴，用尽所有力气才把眼泪忍回去：「妈妈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为了你好，等你长大就会明白的。」

「你知不知道同学都叫我什么？」儿子猛地抬起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「贱种，他们都叫我贱种，全校人都知道你是妓女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说话。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欺负我的，他们把我按进尿坑，老师也不管我，明明知道我是被欺负的，还要我跟别人道歉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」

苏晓楞在原地，她从来没想到，儿子孤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。

「你要是真的为我好，就趁早去死吧。」

儿子扯下一件旧衣服，铺在地板上，身体侧对着她不再说话。

9

买一台电脑大概需要五千块，一大早就赶去市中心找周钰借钱，只不过她没能想到，她最好的朋友，在心里也厌恶着她。

天空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，雨是一种很好的掩饰，至少让那些路人发现不了她的眼泪。

她在屋内坐了一天，直到天黑透了，整个人还是恍恍惚惚的，儿子还没有回来，她披上一件外套，想出门去找儿子，就在她穿好衣服时，门口响起敲门声。

「小信……」苏晓快速开门，却看到一张邪恶的脸。

「阿姨好。」黎思勤露出一个揶揄的笑容。

「你来干什么，小信呢？」苏晓防备地看着这个小混混。

「还能来干嘛呢，照顾你生意呗。」黎思勤从口袋里掏出八百块钱：「价格小信都告诉我了，不让你吃亏。」

苏晓浑身发抖，脑袋一阵眩晕，她仿佛失去了理智，用尽全力把黎思勤往外推，带着声嘶力竭的喊叫：「滚，你给我滚……」

黎思勤却不顾她的喊叫，一脚把门踢合上，他的个子没有苏晓高，力气却是奇大，他撕扯着苏晓的衣服，苏晓和他缠打起来，黎思勤一巴掌打在她脸上，从背后扯她的内衣，因为动作粗暴，一颗扣子飞到窗外，黎思勤狞笑着说：「臭婊子，在我这里装什么纯，给你钱就张腿呗，你儿子说你可骚了，我来看看怎么样？」

苏晓的回忆在脑海里闪烁，就像飞快放映的幻灯片，那个带着腐臭味的垃圾筒，母亲临死前带着恨意的眼神，哥哥耍无赖的样子，儿子咬牙切齿的神情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苏晓从床下抽出一把剪刀，抵在黎思勤的胸口上，她神情癫狂，就像一条要吃人的母狼。

「阿姨，我……我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走。」察觉到苏晓的杀意，黎思勤满脸都是冷汗，他颤颤巍巍的举着手求饶。

苏晓不停地喘着气，她瞳孔里这张稚嫩的脸，慢慢变成儿子的模样，母爱，把她从癫狂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
「你走，走……」苏晓放下剪刀，指着门口。

没人能想到，就在此时，黎思勤风驰电掣的抢过剪刀，用力刺在苏晓的小腹上。

10

师父说，警察当久了，就能看见灵魂。

以前我不信，但是我现在看见了，她呆呆地坐在地板上，眼睛里全是空洞，她不理解，为什么世界要这样对她？

她已经失去了痛觉，鲜血顺着她的小腹往下流，她呆呆地看着那扇关闭的门，很想哭，但对眼泪只剩疲倦？

她这辈子，有开心过吗？

「师父，你说当个好警察，只会查案抓凶是不够的，那还需要什么？」我第一次抽烟，眼泪都差点呛出来。

「还需要有一颗正义的心，和一双怜悯的眼睛。」师父慈和的看着我。

「抓到一个凶手，只不过是为一个受害人鸣冤，但有了这两样东西，你就能找到隐藏在暗处的恶意，若是及时制住这份恶意，就能拯救更多人。」

「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。」小幽满头是汗的跑过来，把鉴定书递到师父手上。

「走吧，去结案吧。」师父拍拍我肩膀，拉开审讯室的门。

所有和苏晓有关联的人，都在这个房间，他们极不耐烦。

「把我们叫来干嘛，我们又没杀人？」那个秃头房东冲我们喊。

「就是，我很忙的，我店里亏了钱你们负责吗？」周钰跟着搭腔。

「既然抓到凶手了，那些钱我是不是可以拿走了？」苏恒有点急不可耐。

死者的儿子沉默的坐在椅子上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「谁说你们不是凶手？」师父猛地一拍桌子，很少见到他这幅暴怒的模样：「你们全部是凶手，就是你们的恶意，活活杀死了她！」

那些人都被吓懵了，师父把法医鉴定拍在桌子上，直直地盯着每个人的脸。

他们终于知道了害怕，他们开始发抖，开始面色苍白，开始站立不稳，他们终于看清楚自己的罪行。

法医鉴定结果上写着，死者腹中有两处刺创型伤口，第一处是被人刺的，虽然流了不少血，但不是致命伤，而第二处直接刺穿内脏，是致命伤，而这一刀，是她自己刺的。

苏晓的血染红了地板，黎思勤看到事情闹大了，穿好衣服落荒而逃。

苏晓只觉得自己力气在慢慢流失，她慢慢的挪动身体，伸出手想抓住床头柜上的手机，那是她求生的希望。

她的动作缓慢，眼神却很坚定，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还不能死，我死了小信怎么办呢？

就在此时，门被钥匙拧开，开门后的儿子被这一幕吓呆了，整个人后退一步。

「小信，帮妈妈叫救护车……」苏晓声音颤抖地说。

儿子连忙拿起手机，哆哆嗦嗦的拨号，就在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儿子却猛地把它挂断。

「小信，快点……」苏晓感觉自己随时都要昏过去。

没有想到，儿子只是收拾自己的衣服，拿上她的手机，出门前转过身看了她一眼，正是那一眼，让苏晓彻底的与世界告别。

「你要是真为我好，就趁早去死吧！」

儿子用力的关上门，蹬蹬蹬跑下楼。

「哈哈，哈哈啊……」不知道怎么的，苏晓忍不住笑起来，她已经流光了所有眼泪，只能用大笑来宣泄自己的悲伤。

多么可笑啊，自己的一生。

所有与自己有关联的人，都希望自己快点死去，这样的人生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苏晓拾起那把沾满血的剪刀，身体靠在墙边。

也许在那一刻，她的心就已经死了，她不停地大笑，不顾腹中的疼痛，不顾满脸的污浊。

她用最后的力气高高扬起手，窗外雨越来越大，敲在窗沿上就像圣歌。

【尾声】

二十岁的苏晓，在一个大雨天，走进一家医院。

那时她还很年轻，眼睛里还没有那么多伤悲，手里紧紧攥着两百块钱，站在队伍的最后面。

缴费后她脱掉裤子躺在手术床上，她浑身都在发抖，脸色苍白的夸张，医生温和地安慰她：「没事儿，不用那么紧张，很快就好了。」

她紧闭着双眼，在心里不停地祈祷，她祈祷父亲和母亲能快点好起来，祈祷肚子里的孩子不要恨她。

就在医生戴好手套准备开始时，她肚中的孩子踢了她一脚。

那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，在那一刻，她甚至能感受到肚中孩子的心意，他好像在拼命恳求，他想活下来。

苏晓疯了一般跳下床，不顾医生的劝阻，穿好裤子跑出手术室。

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，天空倒挂着一道彩虹，那是无法形容的绚丽，它甚至让人瞬间忘掉之前大雨带来的烦恼。

「别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」

苏晓温柔的抚摸着肚子，靠在窗边入神地看着天空。

她没能想到，此后的人生，只有大雨，再也不见虹桥。